



青莲文学

主办: 济宁晚报社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

协办: 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邮箱: qinglianwenxue@163.com

晚晴

刘笑关

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结婚几十年的夫妇怎样度过那平淡如水的日日夜夜,并仍然在其中寻找一份惊奇与欣喜?

我每隔几日都会去看望我的父母,和他们闲聊一个小时。常常,我坐在那里,喝着母亲为我烹煮的奶茶,帮父亲整理书架上散乱的书册和文稿。他们已经年近八十岁了,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像仲夏时节的树叶一般平静。

然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家里,妻儿正在嬉戏玩闹。我爱他们。生活就像一盘美味的佳肴,任你细细品尝。可如果一对夫妇已携手走过五十余载相亲相爱的岁月,他们曾并肩走过每一条林荫道,共同荡舟每一片湖面,一起数过夜空中的每一颗星星,那么,接下来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父母的生活在静静地流逝。我沉思着:“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他们还保持着年轻时的热情吗?”他们的手臂已逐渐僵硬,双眼也日益浑浊,父亲那双曾拉过小提琴的手,如今已很难在乐器上拨弄出几个动听的音符了。

一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走进父母的住所时,意外撞见他们正在激烈地争吵,争吵的焦点,竟是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事。这场争吵逐渐升级,最后,父亲气得冲出屋子,“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门。

“让他走。”母亲说,“他太固执了!”

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母亲看上去很忧郁:“我真

希望他不会干什么傻事,毕竟,他不再是年轻人了。”“我知道,我去找找他。”我说。

我在街上走了许久,天空忽然下起了雨。父亲急匆匆地出了门,手机却落在了家里,我也没法联系到他。我开始着急了,一位老人在雨天到处走动是很危险的。

此刻,已是晚上七点半,最终我放弃了。回到家里,母亲在轻声哭泣。“我知道他真的走了。”她说。我坐在她的旁边,谈起了往昔的时光……不知过了多久,门开了。父亲缓缓地走了进来,他的手中多了一个小袋子。他平静地微笑着,说了声:“你们好。”

“你去哪儿了?”我问。父亲耸耸肩,说:“我去看电影了。电影里在讲一群年轻懵懂的姑娘和她们的追求者的爱情故事。”“你离开家那么久,电影早就散场了。”我说。父亲再次耸了耸肩:“我还去买了些东西。”

“我给你煮一碗姜汤。”母亲勉强挤出笑容,接着说道,“喝一碗暖暖身子,别着凉了。”“没事,我身子骨硬朗得很!”父亲说着,递过手中的袋子,“你看,这是什么?”袋子里装着一瓶护手霜。母亲哭了,她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哦,对了!”母亲忽地想起了什么,“你的养老钱都是我管着,手机也落在家里了,你竟然还有钱去看电影、买东西?”父亲尴尬地笑了笑,小心翼翼地说:“男人嘛,谁还没点私房钱呢。”“这个月家里一切吃喝开销都由你出来吧!”母亲嗔怪道。“好啦!”父亲说。

母亲鼻子酸了,但这次是因为幸福和爱。我说:“我该走了,你们早点休息。”说完轻轻关上门,转身离开。我知道,这是他们想独处的时光。



小说



诗歌

童年的岁月(组诗)

罗宗

木门

吱呀一声
整个童年被推开
门环是铜的
上面挂着我
够不着的岁月
关门的时候
我把黄昏夹扁了
它留下一道
金黄的伤口
黏在门槛上

鸡笼

竹片编的笼子
夜里上锁
天亮解锁
放出一串
咯咯哒的闹钟
公鸡站在横梁
把嗓子抻成喇叭
整个院子
被它喊醒
包括赖床的我
母鸡蹲在稻草上
憋红了冠子
我伸手探进暗处
摸到一枚温暖的小太阳

燕子窝

泥碗扣在梁上
每年春天
燕子回来修修补补
住进去
窝里探出
三四张嘴
黄黄的
像刚开的迎春
老燕子回来
嘴对嘴
喂进一整片
天空

晒谷场

九月在这里
铺开黄金的宣纸
麻雀是标点
谷粒是文字
父亲举着木锨
把风
一行行
写进谷堆
黄昏时
整个场地
是一首没写完的诗
而月亮
是那个迟到的
句号

岁月的铠甲

吴天胜

再次遇见皂角树,是前两年,在我上班必经的儿童公园里。那是个冬日,我经过时,一枚经霜的皂荚突然坠落在脚边。

有皂荚就有皂角树。我捡起皂荚,在路边张望。很快,便发现一棵树的名牌写着“皂角树”。

我仔细端详,将它和记忆中的皂角树作比较。一样的粗壮、高大,树皮深褐色,连身上的刺也是深褐色。

皂角树是落叶乔木,虽然普通,但在老家并不常见。小时候听父母数落:“现在不好好读书,长大了爬皂角树。”那时不明其义,还顶嘴:“我没偷懒呀。再说,皂角树我都没见过,哪里去爬?”

十岁那年,去给奶奶扫墓时,路过一处院子。姐姐指着院角一棵高大的乔木告诉我,那就是皂角树。顺着姐姐的指向望去,皂角树高大、苍黑,最明显的特征是,它身上的刺比枳壳的刺还粗长。心想,谁要能爬上它了,肯定有能耐。

后来,每当经过那棵皂角树时,我总会抬头仰望。不为别的,只为看它的刺,幻想这些武装到枝梢的利刃会突然消失。

看了好些年,那些刺都没消失,却在树下拾到了一只皂荚。皂荚黑褐色,肚子鼓鼓的,像只超大号的碗豆荚。姐姐拿它当肥皂洗衣服,搓出了绚丽的泡沫来。

仲春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必经的窝子溪公园闲逛。一个小女孩在人工湖的石墩上跳跃,我怕她掉进湖里,便向她走去。女孩见有人来,赶紧掉头回到岸边。我亦随她走去。刚上岸,就见一棵树的名牌写有“皂角树”。我很惊喜,这里也有皂角树。绕着它转了几圈,发现它约一抱之围,皴裂的树皮如褐色的甲骨。再向上望,树叶嫩绿,冠如华盖。

那时,我竟不敢确认它就是皂角树,便细心地寻找它的特征。终于,在树冠最底部,横七竖八地长着许多铁青色的尖刺。刺已木质化,颜色比树干还深,像一枚枚扎堆的青铜蒺藜。没错,这就是皂角树。

遇见这棵皂角树后,我便经常利用上下班时间去看看它。一日,我发现它新长出的小枝桠上,竟然伸出了绿色的幼刺,像孩童尚未坚硬的乳牙。拨开新抽的嫩枝,幼刺剔透如琉璃,在晨露中舒展着稚嫩的锋芒。

再去看儿童公园那棵,也长出了幼刺。不过,那刺却长在粗壮的树干上,同样嫩绿,且无叶无枝,刺上又长刺,愣生生地从树干上冒出来。园艺师告诉我,这种刺实为皂角树的“不定枝”,是植物应对创伤的智慧。

那时,我竟莫名地想起父母对我们“爬皂角树”的训斥。想来,父母哪是在喊我们去爬皂角树?而是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书,否则,生活就会像爬皂角树一样艰难。

不过,儿童公园那棵皂角树的树干已很粗糙了,真要有人去爬,肯定能爬上去。也可能平时真有人去爬过,渐渐地就把它身上的刺磨平了。可它又怎么甘心人们去爬它?于是,每到春季,再长出新的刺来,看还有人敢再去爬不?

一边磨没了刺,一边又不断地长出幼刺,直到结出人们喜爱的皂荚来。这种过程同学习一样,学习时,会不断地遇到困难,然后解决困难,最终知识越来越丰富。

这样想来,就觉得皂角树很有意思了。一日,特意早出门去上班,经过儿童公园时,我拐进了公园深处。走走寻寻,想要再找出几棵皂角树来。

还真寻着了几棵。不,是一片,长在公园里少儿图书馆的窗下。见着它们时,皂角树刚长出浅绿的嫩叶,身上虽有幼刺,却嫩绿纤细。站在树下,我忽然想起《本草纲目》的记载,“其刺初生柔韧,经霜渐成铁骨”,恰似少年意气,在时光中淬炼的模样。

或许,当某个淘气的孩子试图翻越窗台时,会听见父母的训诫:“当心皂角树的刺!”听到这话时,孩子们会望向窗外,皂角树已初露锋芒。

终有一天,那些嫩绿的幼刺,会在风雨中化作守护成长的铠甲。



散文